

司法改革應當自「從快從重」處理黑暴案入手

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上月在報章發表《是时候緊急改革了》一文，這是香港司法界對香港國安法制定的積極反應。香港社會似乎掀起一股要求司法改革的潮流，反映了近年來社會對法院處理黑暴案的時間、疑犯獲准保釋和法官量刑頗有不滿，需要找到應對辦法。

處理黑暴案的方法，就是要從快從重。可否如此？這是沒有疑問的。回歸以來，香港法院處理涉及暴動罪的案件不太多，無非就是2016年旺角暴動案和黑暴案。但外國處理暴動罪的經驗就很多了，美國獨立以來，就處理過幾百次大暴動；英國近代以來，也處理過好幾十次大暴動，其他司法管轄區也有，有關國家或地區的法院從來沒有不從快從重處罰的。英國最近的一次，還通過立法的方式要求法院24小時開工。這就是從快。美英等國家如何宏觀管理、資源配置、技術安排、具體處置暴動案，有很多成功經驗可供香港借鑒。有關部門可能比筆者了解更多，不必在下饒舌。

其他地方經驗可供借鑒

對於辦案，也是從重。香港基本法第84條規定：「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司判例可作參考」，香港的暴動罪是從

英國引進的，可供參考的判例可能就是英國判例，旺角暴動判例也可以作為先例。香港《公安條例》第19條對「暴動罪」（Riot）有規定，就是：任何被定為非法集結的人破壞社會安寧，該集結即屬暴動，而集結的人即屬集結暴動。任何人參與暴動，即犯暴動罪。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十年；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2級（5000元）罰款及監禁5年。

香港暴動罪的罰則與英國是一致的。英國有學者將騷亂（暴動）作了量刑分析，就是：（一）首要罪犯判10年；（二）多次參與、投汽油彈、駕車撞警、使用弓箭，判8至9年；（三）長時間且使用危險方法（汽油、小刀、欄杆）襲擊，判6至7年；（四）長時間參與投石頭、磚塊，判5年。這就是從重。簡易程序罪犯，判監禁平均7至8個月，定罪比例是31%。基本法第84條是允許參考普通法地區的判例的。即使香港未設量刑委員會，也可以推斷香港的量刑也應當如此。香港自己也有旺角暴亂的案例，都可以參考或遵從。「修例風波」中，警方逮捕了11000多人，目前只有少數得到處理，香港務必加緊腳步。

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和實施，震懾了黑暴，這是香港之幸。但只有從快從重懲治暴徒，才能確保香港長治久安，該



法也將產生助力。

但目前香港社會對該法還有若干誤區，有待澄清：

一、有人以為，香港國安法沒有溯及力，對之前的處理沒有引領的作用。這種理解是片面的。在該法生效以前，對該法所列之罪，的確不能懲治，但不包括該法所列之罪以外的其他的事。例如：香港國安法第3條第2款規定：「香港特區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應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黑暴案也是影響國家安全的，特區從成立的那一天起，在任何時候都有這種憲制責任和職責。行政法是可以有溯及力的，刑法則依具體情況決定是否有溯及力。

二、有人以為，香港國安法只能懲罰四種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但不能處理黑暴這種危害公共秩序的犯罪。該說法只對了一半，對觸犯暴動罪的嫌犯，只能用《公安條例》的「暴動罪」來懲罰，不能用香港國安法來懲罰，這也是該法承認的「罪刑法定」原則確定的，但不能說與國安法完全無關。例如：香

港國安法第44條規定：「香港特區應當從裁判官、區域法院法官、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上訴庭法官以及終審法院法官中指定若干名法官，也可以從暫委或特委法官中指定若干名法官，負責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上述指定法官任期一年。」

目前香港特區還沒有太多危害國家安全的罪案，但危害公共秩序的犯罪卻很多，黑暴案也影響國家安全，香港法院就完全可以用上述指定裁判官和法官來審理黑暴案。現據香港國安法第16條規定的警務人員、第18條的律政司檢察官，已被安排負責國安事務，也都可以先去應急處理黑暴罪犯。

須慎用疑犯保釋制度

三、有人認為，香港國安法和香港法律的保釋制度不同，不能與本地法律融合，這恐怕是誤解。香港國安法第42條規定：「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安行為的，不准予保釋。」香港法律也有被告可能再犯案而不准保釋的規定，兩者在原則上是融合的，難道香港法官會因被告再犯案而批准其保釋嗎？當然不是。這說明大陸法與普通法的

保釋制度有很多一致的原理，不應當對立起來，這需要廣為宣傳。但保釋不是基於無罪推定的安排，而是基於避免發生錯案的補償。對於重罪和輕罪，都是用無罪推定的原則，但重罪一般都不得保釋，輕罪大多可以。如果保釋，重犯棄保潛逃的可能性就大；但輕犯如不保釋，但後來未能定罪，就存在錯案，就有善後問題要處理。如果採用法官相信不會再犯罪的保釋制度，社會上「警察抓人，法官放人」的不信任感就可能緩解或慢慢消除了。

四、有人認為，裁判官與法官不同，是不必宣誓效忠的。這大概也是誤解。香港基本法第104條規定，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香港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該條的「其他司法人員」就包含了裁判官，雖然香港基本法第81條第1款採用「裁判署法庭」的名詞，但不等於排除了裁判官。香港國安法第6條第3款的規定則更為概括，明確香港特區居民就任公職時應當簽署文件或者宣誓擁護香港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而裁判官和法官一樣都是公職人員，也有同樣的擁護和效忠的義務。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支持學校取締校內非法組織

教育
憂思
銀 鷄

自「反國教」事件、非法「佔中」及黑色暴亂以來，教育界出現了一個頗為嚴重，但卻又集體刻意視而不見的怪現象，就是許多學校都出現了一些未經校方允許認可，亦沒有經校方註冊的「學校相關組織」。這些非法組織通常以「關注組」、「舊生會」、「同學會」、「學社」等名義存在。不時站在攪炒派的立場上，發表種種針對特區政府、煽暴撐暴、包庇「黃師」的聲明。這些所謂「關注組」、「舊生會」、「同學會」的組織，大多來歷不明，發起人是誰也不清楚，成員數目、身份也無從稽考。

假借學校名義政治表態

此等地下組織本來並無任何代表性可言，但它們往往假借學校名義招搖撞騙，登報紙代表該校學生作出政治表態；號召校內學生參加某些政治集會及遊行；對校內愛國愛港教師進行起底，甚或對教師家人作出恐嚇；公開校內新來港定居、操普通話學生的身份，煽動「本土」學生對其欺凌；冒認他人身份發表煽動言論，挑撥是非……總之做盡見不得光的事。

這些地下組織的所作所為都是零成本，躲在暗角放冷箭，但破壞力卻相當大。不單令學校聲譽受損，社會亦會質疑有關行為違背辦校宗旨，甚至令學校與真正的舊生產生誤會與不和。

有些地下組織頗具規模，有些個案的行事方式及手法形同「特工」，根本就不可能是在學青少年的認知及能力能夠幹得出來的。

本來，當今這個資訊世代，起一個網站自稱是什麼什麼組織並非難事，也不足為怪，但若您認為這些組織純粹是青少年的惡作

劇、「課餘活動」便錯了。

有一點是清晰的，就是這些地下組織是與校外政治組織有密切關聯，說得直白一點，地下組織就是黑暴幕後「大台」在不同學校成立的分支組織，以達至由該組織操控校政的目的。

地下組織大致操作是，「關注組」、「同學會」、「學社」等校內組織為校外組織提供情報，負責起校內愛國愛港教師底，羅織（或編造）所謂的「黑材料」，時機適當時透過互聯網公開，挑動公眾不滿。又或是聲援校內「黃師」，吹捧對方是難得的人才，捏造學校高層打壓善良老師的爛戲碼。甚或對訓導老師肆意進行人身攻擊，對其進行「二次創作」，醜化其人格，以威嚇校方不要嚴懲校內氣焰囂張的「黃學生」，好讓這些「黃學生」拿着「免死金牌」橫行校園，無人敢罰。

為攪炒派造勢吸納新血

學校的非法地下組織好像「五花八門」，但意識價值取態卻高度一致，非常相近，形如受同一大腦指揮，步調一致。就是阻止學校進行愛國教育。借用社會的無形壓力來干涉校政。吹捧「黃師」以塑造所謂「對抗暴政」的烈士形象。還有的要阻止校方懲罰「黃學生」，讓其在各校內坐大，亦好借「關注組」來吸納校內新血，以壯大攪炒派陣營的聲勢。

這是一場慢性的奪權遊戲，現在終於有學校站出來，否認及取締此等潛伏在校內的「非法組織」。教育局亦應審時度勢，站出來支持學校，給予法理依據及行政權力，全面取締各校的地下組織，好讓學校與這些社團劃清界線，以正社會視聽，還學生的校園安寧。

資深教育工作者

岑敖暉借國泰裁員「抽水」太虛偽

有話
要說
溫滔淼

受「修例風波」和今年新冠肺炎疫情雙重影響，國泰航空公司陷入經營危機，日前宣布全球削減8500個職位，當中包括5300名以香港為基地的員工，旗下的國泰港龍航空更即時停止營運。面對此一消息，固然沒什麼值得高興，但是想起部分國泰職工於「修例風波」站在攪炒派的一邊，以及疫情剛剛襲來時鼓吹對內地「全面封關」的表現，部分市民揶揄國泰職工「攪炒」成功（「攪炒」等於玉石俱焚），亦是可以理解的事。

「攪炒」無異於自殺式恐襲

為此，荃灣區議員、學聯前副秘書長岑敖暉在網上撰文，除了批評有人揶揄國泰職工「攪炒成功」外，更反問其支持者有多擁抱「攪炒」此一理念。岑敖暉宣稱，所謂「攪炒」便是願意犧牲、自傷，也要藉此損害所謂「極權」的利益根基，過程中必會傷及自己或「手足」，而所謂「不怕攪炒」，便是信任「手足」，在自己出事之時，所謂「黃色經濟圈」便會有人伸出援手「救手足」云云。

然而，今次裁員是否真的代表攪炒派「攪炒成功」，其實值得商榷。同情地理解，他們意欲「攪炒」的對象，是特區政府官員、建制派、中資企業及愛國企業。可是，今次宣布裁員的國泰航空，其母公司太古集團其實是老牌英資洋行。

如果攪炒派所宣稱的「攪炒」，是要損害所謂「極權」的利益和根基，難道太古這間老牌英資洋行，就是他口中的所謂「極權」乎？假如所謂的「攪炒」是要讓其他不關事的企業遭到連帶傷害，這又跟恐怖主義有何分別？

其次，岑敖暉口中的「攪炒」，是參與者願意犧牲及自傷，藉此損害所謂「極權」的利益及根基，但是今次被裁的5300名國泰本地職工，又有多

少人支持「攪炒」？即使岑敖暉認為，裁員令支持建制的員工受到牽連，也算是「攪炒」的目的，但是對方若是過往不問政事，只是為謀生而勞碌奔波的普通市民，也因「攪炒」而遭受連帶傷害，攪炒派過往所宣揚的人權、自由理念，又到哪里去了？

至於岑敖暉提到的什麼「救手足」，所謂「黃色經濟圈」並不獨立於香港經濟環境之外，也會受香港經濟下滑牽連，不是說一句「救手足」便能救得了。況且，對於沒有政治立場的員工來說，他們本來便沒支持「攪炒」，本來亦不需要任何人去救，但是最終也要受到攪炒派的「攪炒」牽連，假如到時所謂「黃色經濟圈」也自身難保的話，又由誰來拯救他們呢？

邊領公帑薪津邊說風涼話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攪炒派所宣揚的「攪炒」，本身便是一種恐怖主義的思維。先不論他們主張「攪炒」的原因是否合理，其行動根本不只傷害他們想傷害的對象，亦不只是自傷，還會傷害其他不關連的人，而他們作出「攪炒」的行動之前，根本不會事先取得他們所鼓吹的民意授權，亦不會徵得其他受影響民眾的同意，便貿然採取行動。這一做法，跟恐怖分子進行自殺式炸彈襲擊，其實沒有兩樣，分別只有炸彈爆炸是對無辜群眾直接造成肉體傷害，「攪炒」則是對無辜群眾造成經濟傷害。

更讓人感到可恥的是，現在質問攪炒派支持者有多擁抱「攪炒」的岑敖暉，不過是吃着政府公帑的區議員，既不是今次裁員的受害者，也不是經營着什麼「黃店」。自己穩穩的端着飯碗，然後叫其他「手足」要甘願承受「攪炒」帶來的代價，繼而慷他人之慨，呼籲「黃色經濟圈」內的僱主聘用「手足」，這樣的站着說話不腰疼，還真是的厚顏無恥。

時事評論員

大搞「綠色恐怖」 蔡英文窮途末路



友好邦鄰」同樣不放過。比如，從2018年6月起，蔡當局開始對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進行監聽，並於同年9月對其他相關電話進行監聽；2018年12月，對澳洲駐台商工辦事處實施監聽；同時對新西蘭駐台商工辦事處實施監聽；而最具諷刺意味的是，2019年3月起，台當局對美國在台協會也實施了監聽。蔡英文一直對美國阿諛奉承，此舉大概連她的美國主子也未曾想到。

蔡英文的拿手好戲是暴力，為此獲得了「暴力小英」的名號，自從當上台灣領導人後，蔡英文更是有恃無恐，在島內大搞「綠色恐怖」。

去年2月19日，王炳忠、林明正等四位新黨青年突然被蔡當局帶走，理由是

所謂「涉嫌為大陸收集公務情報」。新黨在島內是個很小的黨派，甚至在立法機構連一個席位都沒有，有什麼「公務秘密」可言，之所以抓這四人，無非是這四位是有名的統派，如此而已。但蔡英文當局就是敢抓敢幹。

安插罪名對付政敵

綜觀蔡英文的履歷和所作所為不難發現，蔡英文是一個「文武雙全」的「綠色恐怖主義者」。去年9月，蔡英文點名要求通過「中共代理人法」。弔詭的是，何謂「中共代理人」概念非常模糊，只是強調「危害（影響）台灣安全」。具有博士學位的蔡英文並非不懂得立法須嚴謹，其實她恰恰「高明」在這裏：概念越模糊，她的「操作」空間就越大，也就更可以隨心所欲，似乎整個台灣都被蔡英文玩於股掌之間。

然而，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

。蔡英文大搞「綠色恐怖」、大搞「高壓政策」，必然遭到島內民眾的反抗。此次任職於台灣安全部門的「台版斯諾登」，大膽揭露蔡英文當局的倒行逆施，說明島內民眾不會任由蔡英文為所欲為。

蔡英文不僅在島內大搞「綠色恐怖」，還派出大量間諜近乎瘋狂地對大陸實施各類情報滲透破壞活動。前不久，《人民日報》發文正告台灣情報部門，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此次「台版斯諾登」發帖情況如果屬實，說明已經有人開始大膽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了，可以預料，今後還將會有更多的人認清形勢，站到「歷史正確的一邊」。因此，蔡當局應當認清歷史大勢，不要狂奔在窮途末路上，否則，包括島內民眾，徹底清算蔡英文之流的日子或將不遠矣！

復旦大學城市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博士